

後漢書集解

馬融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權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按

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掾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

祖峻字伯陵與司馬遷交好退身修德隱於南山研人立祠號曰

研君恂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謂

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自遠方至者十餘人嘗慕其先人之

高遂隱於南山之陰恂以女妻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

恂之知人永和中公車徵不詣大將軍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

寶憲舉賢良不就以壽終三輔稱焉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集

惠棟曰融自敘云融恂奇融才曰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

少而好問學無常師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

經召爲太子舍人案此傳則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

爲鄧騭舍人非太子舍人也

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已西道殫相望

左傳曰叔向云道殫相望杜注云餓死爲

音觀

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

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

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七十四韓詩外傳

及莊子語亦見文子上義篇

所曰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已曲俗咫尺之差滅

無貨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

承

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集解洪頊焯曰諸東觀典

隨傳郎中馬融麗參傳校書郎中馬融並不稱校書郎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已爲文德可

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

融乃感激已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

五才金木水火

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已諷諫其

辭曰

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融在東觀

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文章流別論頌者詩之美也若馬

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郡國志云河南郡新城縣有廣成聚注云有廣成苑河南十二縣傳曰廣成

史曰在梁縣西四十里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因奢儉之中

呂禮爲界限也**是**曰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呂太康馳驅之

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賦

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

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夫樂而不荒憂

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呂平和府

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

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膈者積精之府

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

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

周詩憂敵也音古入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揀

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戍旣伯旣薦田

車旣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集解惠棟曰虞謨謂

虞書之皋陶謨也伏生尚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故馬鄭古聖主

文別有益稷篇孔平仲據融此頌遂以二典可以爲謨失之

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屢運年

謂安帝卽位年也屢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

樂懸集解惠棟曰周禮大司樂弛懸鄭勤憂潛思十有餘年曰過

禮數重曰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

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

又無曰自娛樂殆非所曰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爲難尙

頗有蝗蟲今年五月曰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

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

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它曰迎和

與人同樂也集解劉敞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

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

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誠也職在書籍謹依

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於鞞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鞞音紀言反橐音高

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鞞橐鄭注曰

鞞讀爲健音其義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

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荅人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

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集解吳仁傑曰詩旣伯旣蕭說文

焉字注以旣伯爲旣焉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

之百云書或爲焉兵器也禮破虺賦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

與貉與焉皆同百音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

偃之伯者表也章懷注謂伯爲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罕旗

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沈欽韓曰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  
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爾雅旣伯旣焉馬祭也又云是類是焉  
師祭也皇矣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焉後鄭肆師注貉師祭也於所  
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益蚩尤龍豺有六貉豕豕兼馬  
妖龍幟則伯乃馬祭焉是師祭或可以馬爲戎事所重焉可兼馬  
祭言之說文之義自得通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  
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表者從南至北立竿以識車徒進  
退之節焉祭旣無壇將故立表以指處亦猶祭以綿蕪爲之表  
不可謂之焉猶綿蕪不可謂之祭也吳以伯爲表謬矣彼意以後  
之焉牙卽是祭旗故以表爲旗然大司馬職云建旗於表之中則

表非旗明矣又以郊祀志中秦一縫旗爲古之伯尤誕妄余謂毛  
傳以伯爲馬祖則偃伯者息馬也師行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反釋  
奠於學鄭駁五經異義云太學卽辟雍也靈臺辟雍同處在郊觀  
禮鐘其建臺散馬云在靈臺故曰偃伯靈臺今文太誓武王伐封  
鼓鍾玉觀臺玉觀臺卽靈臺蓋天子諸侯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爲  
之異名耳先謙曰官本注鞅作建義作議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

左傳鄭子太叔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靈臺震耀天之威也

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具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  
也集解惠棟曰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曰來越可略聞且區  
明音誤郎反

區之鄆郊猶廓七十里之圃盛春秋之苗

鄆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爾

雅曰春獵爲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詩詠圃艸樂騶虞曰東

有圃艸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集解先謙曰官本圃作圃錢是曰大漢大所云圃常從圃本作圃詩東有甫艸鄭氏讀如圃

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會也

陰陽之所和

也乃建王國焉

揆厥靈囿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此之徒

觀其坳場區宇恢胎曠蕩積復勿罔寥豁鬱決

積音眇決音烏朗反並廣大貌也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營三塗左概嵩嶽

陸音欺於反上

林賦曰江河爲法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陸廣

面據衡陰箕

背王屋漫曰波澁黃曰榮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澁水出焉東曰雉山多青巖地里志云雉

縣衡山澁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

禮曰豫州其浸波澁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澁水出黃山在今隨州

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

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榮水在榮陽縣東是也策無惠棟曰顏籀云

波卽禹貢所云榮波既豬說文曰澁水在漢南荆州浸也春秋傳

曰修塗梁澁水經注曰澁水出隨縣西北黃山春秋除道梁澁軍

臨于隨謂此水也說文黃水脈行地中黃澁也从水黃聲淮南子

曰乃有八黃高誘曰黃猶遠也音寅沈欽韓曰明統志雉衡山在

南陽府城北七十五里波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歇馬嶺下流入

汝一統志澁水今名扶恭河德安府志澁水出隨州西北百五十

里栲栳山東南合魯城河又合驢驢陂水又東逕安貴

嶺西入潁先謙曰箕者山形如箕向前而背王屋也

殷起乎其中峩峩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嵒峩錯錯

注云在瀋池縣南石林大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傳云

洛陽縣南大石山中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殿



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唯音徂同反囑音隔晚音魚孰反並高峻

魏志司馬芝傳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爾雅

泉冗出冗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

丹水出陝西商縣竹山東流至鄧州內鄉其土毛則推牧薦草芳

茹甘茶傳音角推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

也爾雅曰茶苦菜也詩曰萑茶如飴飴亦甘也巢解錢大昕曰推

蓋與萑同爾雅萑山韭是也牧苜蓿也沈欽韓曰說文萑草也詩

曰食鬱及萑李時珍本草郭璞作牧宿韃謂其宿根自生可飼

牧牛馬也惠棟曰楚詞天問云中央共牧王逸云牧草名也岐首

之蛇所食管子八觀云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薦苾莢菹

茂草也說文云薦歌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苾莢菹

昌本深菹菹音紫其音其爾雅曰菹月爾郭璞注曰即紫菹也似

菹菹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菹菹也此與紫菹通先謙曰官本菹作蒲

中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苾菹菹也苾菹菹也苾菹菹也苾菹菹也

是芝蒞菹菹蒞荷芋菓花紫葉可食而滑萱音戶反禮記曰菹

苾菹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

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

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

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苾菹菹

格菲菹于

爾雅曰蘇桂在方言曰蘇亦在也爾雅曰茹鳧葵葉團似尊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蔥格與荅古字通

菹音子闕反卽芭菹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菹生於水中其植矣集解惠棟曰注巴菹軒于見子虛賦說文曰菹酢菜也

物則立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

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椿梧栝柏柎柳楓楊並木名也柎音矩豐形對

蔚盜頷慘爽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翕習春風含津吐榮

鋪于布瀟確扈蕙焚惡可殫形鋪音敷確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

從唯本作從往者誤也扈音戶蕙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葉貌本

作蕙說文云蕙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焚光也惡何也音烏集解

惠棟曰確扈猶蕙也淮南子曰蕙炫煌高誘曰蕙音烏集解

色貌蕙音委蕙音戶說文曰確采也从草唯聲蕙讀若環周壽昌

曰官本蕙正文與注俱作蕙似誤注云字從圭則不應从

主又注本作蕙無草頭也官本亦書作蕙尤誤毛本較明

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爲陽

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

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

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

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縹橐四野之飛征

擊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

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泰野雍州茲蒲幽州獫狁冀州揚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縹

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縹落也國語曰縹於山有罕賈遠注云縹還也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集解惠棟

曰大戴禮四代篇云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蚩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涸鳩之乎茲固之

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駭譟譟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

陳子籌昏鳩聚也駁音屯亦積聚也鄙駭駭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駭音侯韓詩曰駭駭侯侯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

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集解錢大昕曰陳子古之善算者周髀經云榮方問

于陳子是也章廣以爲陳平誤矣於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學置羅罝彌綸阮澤

皇牢陵山羣音浮雉網也置兔罟也羅彘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壑也皇牢猶牢籠也孫卿

子曰皇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欄者非也集解

惠棟曰皇牢今荀子王霸篇作皇牢注如蔣驥之蔣驥與皇古字通鄭元儀禮注曰牢讀爲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

校先謙曰官本皇作皋是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

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

爲中堅也集解惠棟曰鄭元鄉師注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王

彥賓云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棟案堅中堅乘輿也漢有中堅將軍見杜茂傳袁宏紀陳俊將中堅士是也

乃曰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鑿之金路六驢駛之玄龍建雄虹之旌

夏揭鳴鳶之修橦陽朔十月朔也疏鑿謂雕鑿也周遷與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

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驢駛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驢

駿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驢今此亦

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左傳云

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鴟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

埃塵也橦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策解惠棟曰賈逵云色如霜執

馬融曰肅爽鷹也其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

欲之論衡云師曠曰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與六元

龍畢方並轄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

矢于天狼長庚卽太白星髻音所交反卽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

玄弋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地行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集解

劉攽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赤當作亦上文大

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惠棟曰大人賦云攬彗星而羽毛紛其髻

爲髻張揖曰髻燕尾也攬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也羽毛紛其髻

馳揚金髮而抛玉環影馳羽旒飛揚貌也影音必由反馳音羊救

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

在馬鬣前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瓊馬帶以玉飾之音襄集解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髮垂而影說文曰白髮雜而影字林亦同

音匹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旆摻其如林錯五色曰摘

料切音匹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旆摻其如林錯五色曰摘

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眾齊同也旃亦旂也

日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錢大昕曰說文旃建大木置石其上

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旃如林季長所見本與叔重同惠士奇

曰周禮稍人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後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

同徒輩注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

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惠棟曰說文云旃旗曲柄也春秋傳曰旃

動而鼓詩曰其旃如林棟案說文所引詩蓋據齊魯韓三家也今

詩作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備良野場謂除其艸萊令得驅馳

會之善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敏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

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爲左右和之

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

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尙強

也田獵齊足尙疾也集解惠士奇曰周禮遂大夫職日以四達戒

其功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告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徽壻  
霍奕別驚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獲反並

奔馳 風行雲轉句 磴隱句 黃塵勃滯 闕若霧昏

音苦蓋反句音火去反並聲也

音烏童反策解惠棟曰磴曹憲音苦代切 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騎昧儼狡課才勁

勇程氣 儼狡勇捷儼匹妙反 狗馬爭逐鷹鷂競驚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

陸梁聿皇于中原 綽猥蹶特肩 脰完抵搗介 鮮散毛族 楛羽羣

綽繫也與胛通音工犬反猥野馬也爾雅曰猥蹶善升猥猥音昆縱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爲縱音楚江反韓

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頭也脰音豆完羗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羗音戶官反與完通楛

音諸家竝古酷反案字書楛從手卽古文攬字謂攬擾也策解惠棟曰類篇云羗山羊細角者 然後飛鋌電激流

矢雨墜各指所質 不期俱殪 竄伏扔輪 發作梧轉

鋌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

革樞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推也言爲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轉車軸頭也音衛謂車

軸備而殺之策解惠棟曰廣雅云扔引也音仍 殺及狂擊 頭陷顛碎 獸不得彖 禽不得警

殺亦及也音丁外反顛顛也音盧猿走也音丑戀反警視也協韻音正例反及音殊策解惠棟曰李善云張揖埤蒼曰猿逃也字書

曰徽猿獸 或夷由未殊 顛俱頓顛 頓頓 頓頓 充衢塞隧 葩華蒨布

逃走也

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與音而竟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貌也葉解惠棟

曰左思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由與猶古字通廣雅曰殊斷也又曰蟬音軟淮南子曰蟬飛蟬動若夫驚獸殺

蟲倨牙黔口大甸哨後程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駮如馬倨牙

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甸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程巡並行貌也程音於粉反孟子曰有

眾逐虎虎負隅莫之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刳刺裸程袒裼鄭

敢攫攫迫也禦扞也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馬禮褻暴虎獻于

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據臂下車眾皆悅之睽離也

孤獨也謂挺身刺歐封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孟

子曰袒裼裸程於我側說文曰程裸也其字从衣集解惠棟曰廣

雅云封屠也刺也冒楸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

也封狝爾雅曰楸山桑也音一染反槎斫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

牛而青色扶音劫古字通封大也齧亦狂也音吉曳反說文曰兕似野

當作槎說文曰製斫莊下反廣雅曰搏捕也齧熊猶噬熊也易林

曰前有噬熊後有噬虎丁度云法持也或作掛錢大昕曰齧當作齧或輕諄越悍庾疏嶰領犯厯嵩

嶰陵喬松履修構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雌倚玄援木產盡寓屬單

診輕捷也音初稍反越音丘昭反說文曰越行輕貌度疏猶搜索也度音所由反字林曰嶺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嶺音莫寒反踔跳也音敔教反越音尋謂長枝也抄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歧木末也雄音以葉反爾雅曰雄印鼻而長尾郭夔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歧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拈音居蝗反說文曰編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集解惠棟曰趙充國傳云合疏捕山間虜蘇林云疏搜索也度與搜通左傳云楚武王卒於楠木之下杜預云楠木之名說文云楠松心木方言云木細枝謂之抄郭璞云言抄梢也寓屬謂雄猿之類也爾雅釋獸有寓屬雄猿皆寄寓木上故云寓屬注以爲穴居之屬非

是罕罔合部醫弋同曲類行竝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早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早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

醫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集解惠棟曰類行見易並

驅見詩厲周猶屬增塔飛流織羅絡縵遊雉羣驚晨冕輩作暈然

雲起警爾電落增弋矢也善與礪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

音揮警音素洽反廣雅曰警雨也言鳥中繳如雷之落爾乃續觀

策解惠棟曰輩作同作也漢時語亦見鄭氏周禮注爾乃續觀

高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天潢

穎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旣罷故改乘同轅也左傳曰政乘轅

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集導鬼區徑神場詔靈

保召方相驅厲疫走域祥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保兮貴

名射景如鼉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導當作

道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繅墳羊捐音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

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

俗通云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屬鬼知其名者無溫疾禮說

云柳說文作遯三秦記云麗山上有白鹿原原有狗柳堡秦襄公

時天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築

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波築池築也前書音義曰築在池中作室可

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

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

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

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蕪也公曰吾之

過也築茲飛宿沙田開古壘治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

潛鱗躡介旅

茲飛即次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伐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伏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

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國於道也彼山者非漁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

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三軍

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龜衝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龜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

桃契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與介謂鱗蟲之屬也廣雅曰終葵推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循尋也

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惠棟曰案今廣雅作控揆方言云齊人謂椎為終葵顧炎武云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儼之為耳周禮

考工記云車人為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鄭元云首大寸謂今剛鬣頭斧買公彥疏云漢

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為之又以柄關孔逆獵湍瀨澆薄汾撓淪滅

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

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鮪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

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萬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龜也集解惠棟曰鼈音徒官反相

如子虛賦亦以鼈龜為一韻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

竟山谷蕭條原野寥嶽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矰獵者效具

車弊田罷旋入禁圍

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

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祔

注曰車弊車止也樹旗令獲者皆致其

七教反亦蕭條貌也

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劉覽偏照高誘曰劉

猶留連之留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曰臨乎宏池

也

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

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鎮曰瑤臺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

綠莎廣澆沆漉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

岐

純綖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廣音胡廣反澆音養沆音胡朔反

相連也

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

曰大明日也

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集解錢大昕曰虹洞

與鴻洞同

惠棟曰淮南子云水靡溢振蕩與乃命壺涿驅水壘逐

天地鴻洞高誘云

鴻大也洞通也音韻同

罔蝻滅短狐箝鯨鯢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壘涿音丁角反壘音公

七亦反說文曰刺也

周禮鼈人掌以時箝魚然後方餘皇連舳舟

鼈龜屬鄭眾注云

箝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張雲帆施蛻疇靡颺風陵迅流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禁浮湘

靈下漢女游

方猶竝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鱧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然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轉

帳也音直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  
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其  
巴鼓琴淫魚出蘆淮南子曰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  
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爲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爲湘夫人  
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水禽鴻鵠鴛鴦鷺鷥  
集解惠棟曰廣韻引韓詩曰櫂歌巴人歌也

鶴鴝鸚鵡鴈鷓鴣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鴝鸚鵡也鷓鴣也鴝鸚也鷓鴣也

鴝今謂之鴝鹿也鴝音括鷓鴣也揚子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  
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  
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鴝白即  
也鴝白鴝也鴝音步歷反鷓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鳧也甚小好沒  
水中鷓可以墜刀劍寢宿也 飭鱗鱗鱗鱗鱗樂我純德騰踊  
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鱗音徐林反口在頰

下大者長七八尺鰓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鰓音區今鰓頰白魚也  
鱗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鯊郭義恭廣志曰  
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切魚躍鄭玄注云  
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翫翫肥澤也翫  
音學言竝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渡孟津白 然猶詠歌於伶  
魚躍入于王舟中也集解惠棟曰隨音句禾反

簫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  
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

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集解何焯曰伶簫出魯語惠棟曰案魯語叔孫穆子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章昭云伶伶人簫樂器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

馬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於

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干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擺開也字書擺亦俾字

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於與飲同左傳曰加饗則飲賜犒勞也山疊畫爲山文禮記曰山疊夏后氏之樽也

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

有似於堂房也集解惠棟曰於類篇作傑

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

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

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也集解惠棟曰古人皆以

車騎行酒肉王充論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關雎華羽之南音淮

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所目洞蕩句臆

人康樂鷓鴣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發明耳目疏越蘊愒駭洞底伏越散也蘊愒猶積聚也愒與畜通洞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

亦以疏散滯伏之象集解錢大昕曰春秋傳物乃抵伏鬱理不自

注城止也

鍾鎗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鍾鎗鎗鎗

也鍾音橫鎗音側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曰明德耀乎中夏威

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來王南徼因九

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

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尙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蔥嶺西域山

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蔥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

語而通中國也尙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

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

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

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音諸集

解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

之官爲象胥也惠棟曰東鄰東夷也古文作卍安平相孫根碑云

至于東卍大虐班固幽通賦云

東从虐而藏仁注云古鄰字

斯固帝王之所曰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

勝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弃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

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慝其君而晏子知之

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

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

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梁虞之佃

梁樂也虞與娛同

聞昧不覩日月之光雙

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

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

周禮入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爲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刊音苦寒反采清原

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

令大尉贊桀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惡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賦畝之羣雅宗重

淵之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賦畝謂隱於隴畝之

中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集解惠棟曰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也

乃儲精山藪厯思河

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

魚鹽聽寧戚於大車

鷹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寧

戚也說苑曰寧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

洲大築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

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儁

儁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

麒麟在圖帝王記曰堯時儁儁氏來貢及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

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

天錫百祿子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也音止

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妾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

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集經惠棟曰鄧氏謂太后也案鄧騭傳云騭子鳳嘗與尚書郎張

龜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遣鳳馬後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騰騰遂髡妻及鳳以謝云云則融以請託事泄故十

年不調不必因奏頌爲忤鄧氏也史官因融自序而作傳非實錄矣伉馬融第二子也見世系太后聞之怒謂融

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自劾而歸融署當免官制曰融



與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耶

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

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

文廩長史案廩自是官融上東巡頌

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融上東巡頌

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

舉郭棧

郭棧本郭作敦是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

郎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移居續漢志曰

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劉昭案融集時融爲許令自縣

上書曰乃者蕪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端門

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

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

陽嘉二年以後事所未詳也沈欽韓曰袁紀載融策大將軍梁商

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校尉胡嘯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

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

集解通鑑胡注并合也及其勢

未合而攻其支黨王幼學云支猶枝也師古而馬賢等處處留滯

日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御覽三十七兵書曰各

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之多少也北齊書斛律

金傳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今逃匿避回集解通鑑胡注同胡

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漏出其後集解惠棟曰王幼學則必

學曰前書王溫舒傳卽有避云謂脫漏在人之後則必

同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

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

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曰先吏士埋根言不退集解惠棟曰左

幼學云行首行伍也胡注先悉薦反先謙曰官本行道作行首是

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方馬縛馬埋輪持不動也卽此埋根之

意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

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眾所齒終曰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

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

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

記廝養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

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

傳多異又御覽七百六十一七百  
入所引並出本傳及袁紀之外  
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舉參

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  
參在申爲晉西戎北狄

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二

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融歷二郡兩縣  
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

年未嘗案論  
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  
集解惠棟曰梁冀傳  
云南郡太守馬融初

刑殺一人  
除通詣梁不疑冀諷  
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  
集解惠棟曰三輔

州郡以他事陷之  
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幾四十萬融子免官  
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

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

皆其徒也簫鼓槩好吹笛  
集解沈欽韓曰融集云融性好音律鼓  
琴吹笛獨臥郡平陽塢中有雉客舍逆

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  
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  
逾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曰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

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

異同說注孝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孝經二論語集

惠棟曰何晏論語序云順帝時詩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詩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三禮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周官禮十二卷喪服經傳

平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

有六目頃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孔穎達云馬融爲周禮

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

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

子淮南子雜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采歌集解惠棟曰

有七言琴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融集九

歌二首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融集九

頗爲正直所羞

集解王補曰馬融儒之通經而無節概者一什權

月敘誼奏李固與頌西第正史法所在垂戒深矣穀梁子言春秋

之義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是也史記平津叔孫前書張

禹孔光悉得此旨范氏所以追蹤馬班者正賴有胡廣馬融等傳耳王鳴盛願謂其敘事願倒錯雜眩目益替說也年八十

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家在齊州

守卒葬於此晏殊云融墓在漢州什加縣西二族孫曰碑獻帝時

十里融爲南郡太守死葬於此有碑字已磨滅大昕曰三輔決錄

位至太傅云馬融族子見後注孔惠棟曰決錄注云日碑少傳融

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與校中書恩位九卿遂登台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

陽時易屯卦初九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孔子曰曲士不

曰磐桓利居貞於教也集解惠棟曰即融所云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

非老莊所謂也蔚宗意謂融節不終實兆於此前書蓋寬饒傳云

用不營之軀師古曰營與賞同不賞終曰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識性也匡正也集解蘇輿曰言融無定識以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正其私欲也識不當訓性融委曲梁鄧卒以

見杵滯斥徒辱其身而已

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老子曰人之輕

死者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

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

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爲矜全之情薄也

集解劉放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

者千金之子也

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爲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

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五十一終

後漢書卷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上校補

馬融傳將作大將嚴之子融從辰曰東觀記融嚴第五子也

拜爲校書郎中集解洪頤煊曰至並不稱校書郎案案案傳傳即作校書郎蓋中郎

侍郎郎中通謂之三署郎校書郎中本可省稱校書郎猶尙書僕射之省稱尙書耳不必如原漢書說也洪氏殆偶有未照

無或可廢注誰能去兵官本注末有也字

先王所曰平和府藏注胃者五谷之府也官本谷作穀案谷穀古通作

臣聞昔命師於韃囊注鄭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彼固未識霹靂之爲天常注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官本注無也字

蘋蘆勿罔寥豁鬱決注竝廣大貌也官本注無也字

神泉側出注洗泉冗出冗出側出也洗當作沈从九官本注亦誤冗當作冗从六官本注不誤

苾萁芸菹昌本深菹菹通菹注菹音資都反官本注都上衍云字

藁荷芋菓菓官本文注皆作渠是



格韭菹于注生於水中矣

官本注矣作涖是

擊斂九藪之動物注擊聚也

錢大昭曰說文擊東也詩曰百祿是擊

音子由反

官本注無

字音

於是營園恢廓

官本是作時恢誤煇

皇牢陵山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皋是

錢大昭曰闕本作皋

登于疏鑿之金路注玉路重較也

官本注較作輅是

載日月之太常注周禮曰日月爲常

官本注曰作云

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注司馬符田

符當作符官本注不誤

毛萇注曰

官本注作云

黃塵勃滄注滄音烏童反

官本注童作董是柳從辰曰滄勃霧出兒勃同渤

狗馬爭逐

官本爭作角非

顛猥頓躓

官本俱作猥是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聲類云猥頓頓眼也是其字本从足已詳任光傳

虞疏嘯領注字林曰嘯山嶺也音力于反

案力于之音爲弗曳和婁之婁古从婁之字虞

九並叶故樓亦可叶敷麟陽韻東孟子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趙注岑樓山之銳巖樓義正同

霄稱霄落注如霄之落

官本注  
霄作兩

降集波蕪注折竹以繩綿連禁禦

官本注  
折作拆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注音治

案二字當係融集首章懷因而存  
之故與下注文別也錢大昭氏嘗疑

古蠱爲蠱治之誤此不然張衡傳威姦麗  
召蠱媚兮注亦云蠱音野野治古通作

也官本注漁田開疆官本注吾仗兵而禦三軍官本注逆而百

步而亦流集解劉攽曰案劉上脫先謙曰官本注

逐罔螭注螭龍屬

官本注屬  
作也非

鷓鴣鷓鴣注鷓鴣白鷓也

官本注鷓作鷓案白鷓非即鷓  
也鷓性閒而色白故一名白鷓今謂之鷓

鹿也鷓音括官本注既胎而又吐生官本注

吐作哇

靈沼之白鳥注鷓音學

官本注  
無鷓字

然後擺牲班禽至房俎無空注擺開也官本注字書擺亦捩字也

官本注亦

有似於堂房也

官本注也作矣

鼓駭舉爵鐘鳴既觴注皆誤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闢鼉華羽之南音

案衰斐闢鼉未有能究其說者疑皆誤文也淮

南子亦云奏雅樂者始於陽阿采菱衰斐當即采菱二字形近之誤故注即以采菱說之又融長笛賦從容闢緩文選李注亦云闢開也漢書曰闢諸慢易之音作闢嗶通作融固如此班志已然鼉一作鼉即古哇字淫鼉之音不當入頌明即諸字轉寫之誤嗶語胡語相二音故注即以嗶語說之唐本必仍不誤否則章懷注例於傳文不得其解者必曰未詳何至鄂書燕說若是之謬耶今融集亦出後人哀輯不免沿誤

東鄰浮巨海而入享注入享謂來助祭也

官本注無謂字

遂棲鳳皇於高梧

至

受王母之白環注鳳皇止帝東園

官本注止誤上來

獻白環

官本注末有也字

至自新城注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

地詳靈紀

遂令禁錮之注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

道當作遺官本注不誤案左將亦左中郎將之省稱

融官蓋本左  
署郎中也

帝奇其文

侯康曰融集載東巡頌云允迪在昔紹烈陶唐脫天衷

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敷六典經入成肆類乎上帝賞  
柴乎三辰禮祀乎六宗祗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  
筮稱吉著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  
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入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  
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核燭增構烈火燔然暉光四揚  
炎燭薄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珪璋我儀牲潔純鬱鬯宗彝  
明水元構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匪變神祇並存張溥云御  
覽經入成下有變和萬殊總領神明二句案此文呆編虞書春  
官鄙陋可笑若此何奇之有作僞者亦太不自量矣而類聚亦  
收之豈不謬哉

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

至

字已磨滅

柳從辰曰陝西通志融墓在  
興平縣西南三十里案傳言

卒於家漢茂陵卽今興平  
縣似樂史及晏說皆非也

族孫曰碑注王輔決錄注云

官本注  
無云字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蔡邕字伯喈

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別通篇右扶風蔡邕字伯喈覽達今古別是一人而字音同

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勳

謝承書曰勳字君嚴集解惠棟曰前

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邕之始祖也邕集解高陽侯表曰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沈欽韓曰黃宗義金石要

例云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傳稱勳爲六世祖

好黃老平帝時爲郎令王莽初授曰厭戎

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

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幸而

至于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集解劉攽曰注

虛受堂

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

仕新室

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擲卓茂傳云勸與南陽孔休安泉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及茂六人同志不仕王莽

王補曰

首敘勸拒王莽事用史父稜亦有清白行證曰貞定公祖

記汲鄭列傳

法說見胡廣傳

攜碑云

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

之位以國

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勸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安郤

長及君之

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

卒長子稜

字伯直處俗孤黨不揚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

十三卒

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集解惠棟曰據邕

碑則是稜

未嘗仕也書斷云稜徐州刺史未知何據周壽昌曰貞

定出於私證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公字疑衍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不寢寐者七旬

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七旬惠棟曰先賢行狀伯嗜母袁曜卿之姑女母卒廬

于冢側動靜已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

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集解惠棟曰邕集與人書曰邕

傅祐早喪

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少博學師事太

若幼童

陸則對坐食則比豆案叔父謂蔡子文也

傅胡廣

集解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好辭章數術

弱冠始

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舉一反三

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簫鼓

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

歸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延熹二年秋零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陳骸不

得其命者甚眾白馬令李雲以直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

余能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已病不前得歸沈欽韓曰

述行賦聞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揚雄作解嘲班固作乃斟酌羣言建其是而矯其

非是也作釋誨曰戒厲云爾集解沈欽韓曰蔡邕有務世公子誨

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封閭丘曰

雖及胡考獲卽取之杜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集解惠棟曰墨子

云華髮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邕年三十餘已白髮故自

號華顛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

何以聚人曰財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擊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

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

腹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街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

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惟復氏

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

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

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

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研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說之以為

大夫研音岸研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

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

豢養也集解先謙曰注文商歌上當有疾字歌夫如是則聖哲之

詞止此文選注引作三首其詞鄙陋不可采

通越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

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具包括無外綜析

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

登天庭序彙倫埽六合之穢懸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

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日慶雲也集解沈

欽韓曰炎氣當如左傳其氣炎之炎下煙炎字同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



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

蒙賜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策歷沈欽韓曰蓋亦回塗要至俛仰

取容同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

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

彼謂貧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

為其然也謾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

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有羲皇之洪靈唐虞之至時洪大

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

絃弛王塗壞大極隨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

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於是智者聘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

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戰士講銳也講習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曰合時宜或畫一

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頗弱頗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

匈應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頗

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

組流離之印駢並也組投也流離光彩貌也陸賈翕習積富無崖

據巧蹈機曰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

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駁天

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駁天是掇毛萇注云速速履也鄭玄注云駁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孫破之

也韓詩亦同此作駁者蓋謂小人乘龍方駁而行方猶並也集解劉放曰正文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惠棟曰邪

音徐先謙曰速速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葺

二句出詩三家其家王弼注云葺覆也屋厚覆闔之甚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

也葺音部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

鬲耦耕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

隱遁人也顏歎抱璞遺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願先

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夫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歎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爲保其生也策解先謙曰官本夫璞作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曰傾也且我聞之日

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

露凝

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交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

雅曰蒹葭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緼地之基

緼音古鄧反

皇道惟融帝猷顯平泝泝庶類含甘吮滋

泝泝齊貌檢六

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曰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緹

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緝赤白

色也。經系綴。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也。音它。丁反。

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

索盡也。音所格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格作洛是。曩者，洪源辟而

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寘城，濮捷而晉凱入。

也。音類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

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

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

樂而歸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二故當其有事也。則簔笠竝載，撥甲

十八年傳云：振旅，愷以入于晉。故當其有事也。則簔笠竝載，撥甲

揚鐸不給於務。簔，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簔，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撥，貫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振

甲執兵。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目步，綽有餘裕。夫世臣

門子，替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替御。毛萇注云：替，御侍御也。

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集解沈欽韓曰：釋名：餘，官委貴。棟曰：倭

亦餘也 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目喻其便逸巡放屣不足目況其

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贖之智集解何焯曰衍一人字沈欽韓曰夫字當重此揚雄家家

自以爲覆契人人自爲以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

咎陶例先謙曰沈說是 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宜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勢也瞻仰此事體躁心

煩閻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

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 聘駉駉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北反協韻音赴

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

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熏胥

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集解惠士奇曰熏胥以刑謂腐刑即詩所謂昏厥也古熏昏通沈欽韓曰前書敘傳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後人得罪相坐之刑也惠棟

云薰闕也胥胥靡也薰與闕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苟爽本薰  
作動虞翻本作闕胡廣案漢官解詁光祿動動猶闕也易曰爲闕  
寺是動與闕通之證光祿動主宿衛殿門故如高亦主此說左傳  
鶩牽爲大闕此文云薰胥之牽若作相帥解不辭惠所正是也先  
謙曰蔡學魯詩據傳魯作薰班學齊詩作薰韓作勳顏引晉注云  
然者三字古通三家各又有通作本也以文義論薰胥以痛仍訓  
牽率相引陷罪爲是詩言陷罪者多非必人人皆受宮刑後人  
泥前書史遷之注非也遷之薰胥正謂爲李陵牽率陷罪耳前

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蹙禍已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也音

曷集解惠棟曰晏子春秋云前車覆後車戒先謙曰官本子作子是天高地厚漏而踏之謂天蓋高

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

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夫九河盈溢

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頌覆疏

云由土也或作墳說文云塿也又苦會切東觀記云帶甲百萬非

青泥一塿是也先謙曰官本分謂作分爲爲謂古通帶甲百萬非

一勇所抗苦耶良令子責匹夫曰清宇宙庸可曰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  
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

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借音子廉反炎音焯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

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集解沈欽韓曰隋書

天文志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伸則地震井無景者因日既入則水中無影今人以榮水候之知其虧復不濁井也元首

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

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集解惠棟曰

鄭元注云眺猶條達行急貌側匿猶絡脰行遲貌日君象也月政

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遲臣遠是曰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

通君政緩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圃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有嚴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字揖

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

古今注曰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

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

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

龜鳳喻賢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

業思真棄此焉如靜曰俟命不數不渝

數厭也渝變也集解慮百

歲之久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引毛傳案是鄭箋

幸其獲稱天

所誘也

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集解何焯曰幸而獲稱君子有沒世之名

罕漫而已非

已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問也非君子之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

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轡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

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

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

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竝見左傳奚仲

辭之祖也世本日奚仲作車衡轡也轡轅也

僂氏興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蕃囿狼暉取右於禽囚

僂舜之巧人也見尚



齊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驂騮駘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  
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鬪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  
於秦竝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穀晉襄公縛秦  
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睥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  
音舒 弓父畢精於筋角依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  
任反

方要幸於談優

見公公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

而歸三日而死

公張弓東向而射矢墮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依飛入江斬蛟前書武

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

善談笑能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塞作塞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

若人故抱璞而優游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

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音女六反忸音

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  
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  
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

猶越也音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集解洪頤煊曰司徒當作司徒

丑教反鴻臚橋玄爲司空四年三月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

郡國志無河平縣沈欽

韓曰河平蓋平阿之誤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已經籍去

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窮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

令單颺等

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鄴長集

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論語之末題曰詔與博

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洪适云石經自堂谿典以下別有趙陔數

人竊意其間必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有同時揮毫者

集解杭世駿曰按此與張

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

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

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尙

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鄭元水經注亦祇言五

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

五經耳周壽昌曰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考漢高陽令楊

著碑有云特以儒學詔書留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獨歷世之疑

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遺德  
兄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爲靈帝  
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鍾者乃桓帝時事  
尚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  
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余案漢碑多諛墓之辭不可  
據以爲信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著無碑傳而  
桓帝紀楊震傳總皆附及范史不應疏略至此惟水經注稱光利  
六年與紀傳俱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  
壽昌案邕正誤書丹刊石墻屋皆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非卽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  
何焯曰冊當依水經注作丹朱錫邕案賸縣秦君碑銘云丹書刻  
石垂示後昆以知此刊石書丹實始於漢其來古矣沈欽韓曰北  
堂書鈔三輔決錄云韋誕奏邕自矜能兼斯籀之長非執素不妄  
下筆案釋公羊殘碑未有堂谿典馬曰碑越陳劉宏張文臣傳  
楨論語殘碑末有左立孫表則他經定碑亦必有同  
事校勘者卽文字之繁亦非邕一人所能徧寫也使工鐫刻立  
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  
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集解  
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  
而已顧炎武曰水經注以此爲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  
東與此不合惠棟曰孔穎達云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周壽昌  
曰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

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爲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董道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行論語三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之論語是三碑斷然也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集解惠棟曰摹水經注作筆初朝議曰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

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

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八載諫用三

互法疏與傳多異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

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

能爲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集解惠棟曰豈集載疏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贖仗四方

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辦於二州也楊泉  
物理論云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  
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集解通鑑胡注延屬延頸

而屬望也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

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曰歲月狐疑遲

淹曰失事會愚曰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曰威靈明其憲

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

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曰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

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

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願循三五繼曰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

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爲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

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曰救時敞而不願爭臣之義苟避

輕微之科選用稽滯曰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獨除近禁其

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呂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曰經學相

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

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旅信也隸解先謙曰皇義篇案典略熹平四年五月造官本注旅作旆是侍中祭酒樂松賈護

集解通鑑胡注百官

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

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憇陳方

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呂不次之位又市買小民爲宣陵孝子

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靄霆疾風傷樹拔木

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

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選

風訊諸執士

集解先謙曰官本士作事是

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呂或加

尙書金縢

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  
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  
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雲漢之詩云  
電勉畏去劉向引詩電勉從事作密勿從事向世習魯詩知魯詩  
而章句不能注也伯喈封事蓋用雲漢詩文臣聞天降災異緣

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昔歷反史記曰殆刑誅繁多之所生出風

者天之號令所曰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宗廟致敬則鬼神曰著國之大

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

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漢官迎氣五郊而車

駕稀出四時至教集解劉攽曰案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

解除猶謝過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解除篇解除初禮先設祭祀

設膳食已驅以刀杖所除宅中客鬼也然豈此言謂雖祓除不祥

車駕猶不出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  
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陰氣憤盛則

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霍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

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集解蘇

所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

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

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禮記注云今漢

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

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

司數曰蕃國疏喪宮內產生集解惠棟曰王充云俗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皆不與之交通

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小汚謂病及死也集解惠棟曰如尙書左

戒否議郎臣邕博士臣敏對以爲元和詔禮無免竊見南郊齋戒

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可齋無疑是也見邕集



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

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

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

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集解通鑑胡注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日齋內有汙染禮妻妾產者齋則

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

耳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

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集解先謙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曰

解易傳政恃德隱之言集解惠棟曰據上封事乃鴻範傳文此云易傳必京房所作易傳上誤稱鴻範傳也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曰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盛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漢名臣奏

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

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鬪鬪人者象暴政若獸而

鬪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

暴政安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

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赦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

信公小國諸侯赦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

統禮記相館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

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謀慮魏錄和以招祿偽將何以

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共職訖未有聞焉何

以奉答天意救靈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

為策解惠棟曰案石經公羊臣愚目為宜擢文右職目勸忠警用  
末有郎中臣張文卽是人也  
事之便謂樞要之官策解惠棟曰王劭案董勛答禮云職高者名  
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曰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憲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策解惠棟曰撓當作撓音女不  
教反又乃絞反字林作撓訛

能稱職或有抱舉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

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  
公聽採長史

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

不斷之慮者來詭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

剝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  
明也策解

惠棟曰平本古文辨字辨治也注訓爲和非是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

私之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

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

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

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曰游意當代博奕非曰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

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

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

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

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

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曰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論語

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集解 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引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伯厚云蔡蓋因志之誤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曰惠利爲績日

月爲勞衰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黷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曰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

集解劉放曰案臣文多一者字

臣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

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

集解官本考證曰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不敢踰越今

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

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

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

葬祖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

集解劉攽曰正文恒思皇后

東郡有

案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

惠棟曰恒通鑑作桓邕集同

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

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曰暫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

寵榮爭訟怨恨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

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曰明詐僞書奏帝乃

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

尉焉

集解通鑑胡注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書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

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

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陽

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太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豈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

年蝗蟲其咎焉在豈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

又南宮侍中寺雖難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雙詔

以問豈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雉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宮雉難化

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

史家雖難化爲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后至京

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

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

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也集

歷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爲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

作陽平侯非平陽也應棟曰集云是歲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

脫歲字先謙曰官本改作及茲作茲

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

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曰豈經學深奧故密

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

卓囊封上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卓囊也集解惠

密事乃用卓囊

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爲殿帷翟又言文帝飾

帳於卓囊者指此

其後靈帝詔禁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卓囊

封上道

邕對曰疏均非邕原文爲范史刊改臣伏惟陛下聖德允

前制也

明深悼災咎哀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

肝膽出命之秋豈可曰願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

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曰當譴責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

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規儆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

燒音奴鳥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云建甯二年爵乳母趙嬈爲平氏君廣雅云燒泥了

反生則賞藏侔於天府死則巨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

續曰永樂門史霍玉

集解通鑑胡注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

依阻城社又爲姦邪

沈欽韓曰又當

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集解錢大昕曰陳球傳云楊球

依袁紀作大



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

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呂爲至戒趙燒及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爲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璋也璋名也漢有

官本作光祿勳偉璋注偉姓也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

姓偉貲二十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章儼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

若是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毛本不誤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瑋音玄蔡

作屯騎校尉蓋升集解惠棟曰邕集云河間相升以朝廷在藩國

數億以上遷爲侍中也王幼學云蓋公蓋反袁紀作蓋延誤竝明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

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

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

賦之文可且消息旨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曰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

曰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

厭伏也音一葉反集解惠棟曰集云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伎超取選舉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

機曰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曰塞

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曰愚竊集解先謙曰官本感激

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集解惠棟曰文六年公羊傳云射姑殺則稱其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云自上言

泄曰漏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右堂谿公謂昭侯曰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

也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

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

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集解

周壽昌曰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漢職儀殆卽此書之省文也

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

集解錢大昕曰楊當作陽據陳

球傳則程璜卽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宦者非婦人矣未審誰得其實洪頤煊曰案陳球傳用事宮中者是程璜之女非璜也傳於用事上行一璜字致有此錯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日私事請託於

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也

中傷

於是詔下尙書召邕詰狀邕

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旨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

宛長休百日

休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

爲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

不爲用致怨之狀

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爲書佐郃不爲召太山黨魁羊

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尙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攷胡母班等辭與陟爲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某母班也集解沈欽韓曰對九門族謂甥舅之親爾雅注今江東人呼同僚婿也臣征營怖悻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

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

臣父子欲相傷陷

集解周壽昌曰父子豈自謂與其叔父賈也前書疏廣傳父子並爲師傅亦謂廣與兄子受

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曰臣對與

郇參驗臣得曰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

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曰災異齋詔申言誘臣使言

辨也與賈通集解先謙曰官本上言作旨是臣實愚贛唯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曰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

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曰改政思譴除凶

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曰臣

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

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集解王鳴盛曰豈無子故云列女董

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

旨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

邪相放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阮瑀誠寃誠痛臣

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曰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

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初官從事張恕以

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

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

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荅曰曉是吏遂飲章爲文書臣

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爲報字或改爲款並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以此作此以報下無字字死期垂至冒

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勾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曰仇怨奉公

集解通鑑胡注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爲仇怨奉公之吏謂司徒劉郃也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

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曰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

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

集解通鑑胡注部主州牧郡守也

使加毒害所賂者反

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卽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惠

棟曰邕徙朔方報楊復書曰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

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反自甘罪戾不復慕此

又報羊丹書曰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墜也沈欽韓曰西安陽在吳喇忒旗北故九原城西陰山南邕前在

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

自陳奏其所著十意

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

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

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

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

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

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

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

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

措據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

臣謹因臨戎長蠶圍封上有律麻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

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唯記紀

傳記字一本作有王鳴盛曰案第六下疑脫落四句卽以司馬氏

志入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爲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  
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爲前志所無其爲脫  
落甚明惠棟曰意猶志也避桓帝諱故作意趙戒本字志伯後避  
諱改字意伯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周壽昌曰劉知幾史通稱邕  
於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尚有朝會  
合之可得七條續漢志卷之七分別首目連置

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

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饒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

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

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

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陶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

東閭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

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也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清鑒

篇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轡之竹於往來依太

未用之先如彼文則張衡識柯亭之笛或葛洪誤記也往來依太

山羊氏案邕集太山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歐陽尚書

九族妻族二對門九族乃妻族也故邕上書云與陟姻

家豈敢申助私黨是羊蔡世爲婚葺不特叔子一人也積十二年

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

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

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曰酒

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

嘻

歎聲也音德

曰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

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曰

告莫不慄然

慄猶怪也音武

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

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

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

莞笑貌也音胡板反葉

莞此足曰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

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

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



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集解惠棟曰舊集持作治錢大

听曰范史本是治書章懷避諱改作持書百官志御史中丞爲御史臺率風俗通云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爲吏眼詔館結於

是尚書御史皆稱臺也又百官志謂者僕射爲調者臺率符節令爲符節臺率則漢時稱臺亦不止尚書御史矣袁紹傳坐召三臺

專制朝政注引晉書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調者爲外臺是謂三臺然伯喈未授調者何以便有三臺之稱豈侍御史與

治書御史亦分爲二署耶先謙曰官本作侍書乃後人不知持字之故而妄改爲侍也唐諱治作持曹褒傳治慶氏禮治作持可證

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

安封高陽鄉侯集解惠棟曰集云詔制左中郎將禁豔今封豔陳留雍邱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

五十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豔豔曰

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集解惠棟曰事見中候尚書及今文大誓今明公威

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目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

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曰問豔豔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

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召爲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

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轡廣雅轡箱也

卓於是改乘阜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卓千石皆阜蓋朱兩轡

卓

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譙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

卓多自佞用

集解劉劭曰案文多自佞用不成文理當云卓佞多自用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

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

逖逃山東召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召此自

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

歎有動於色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初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

焯曰裴松之以爲伯喈不應發歎於子師坐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

此謝承妄記是則商芸所載爲得其責也

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召亡大節

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

辭謝乞歸首刎足繼成漢史上書乞願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

集解通鑑胡注初邕徙朔方自徒中

者在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曰碑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

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於後世

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備指武帝之身卽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

弄縉權

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

陷刑故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

太尉馬曰碑謂允曰伯喈忠直數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

遂殺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

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曰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

乎善人國之紀也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騷絕之亡何待制作國之典也

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集解惠棟曰魏收云邕冢在陳留小黃縣樂史云在開封縣東

北四十五里邕

死獄中葬於此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摺紳諸儒莫不流

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

而頌焉

集解惠棟曰邕別傳云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克州陳留並圖畫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閩孝齊參壽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曰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

十二篇因李侓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

論議獨斷勸學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勸學一卷

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蔡邕集二十卷錄一卷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蔡邕文今

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詔曰哀讚其實一也自

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

韓同傳若繼成漢

史豈有南董之筆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其深悲也

也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

可經過

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可作得

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

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尙苦不密但願

北首舊丘歸骸先塋又可得乎

集解惠棟曰應劭風俗通云葬於郭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淮南子

云孔子曰狐向邱而死吾其首禾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

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

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

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

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

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遇也懷思

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也荷恩遇者豈不

思之乎策解蘇與曰蔚宗蓋咎邕厥困死而屈節懷爵祿而忘義

與馬融同但以允誅之爲過耳明陳子龍刺錢謙益云白頭已自

差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深得范指君子斷刑尙或爲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說叔曰

不舉杜注云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

乃追怨子長執政謂王允也集解惠棟曰儒林傳孔信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實事非虛謗也此可證子長非謗之說放

此爲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多謂紗帳女樂之

笛之屬也

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祖北徙

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

也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誘也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終

後漢書六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下按補

蔡邕傳蔡邕

案魏晉間記載邕事邕或作雍字書亦以邕爲雍之古文今經傳固多雍字而音義無由立說文所不收

以雙字相沿作鄉例之明卽醜之俗體祝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醜醜醜也故書訓雍爲和卽本鳥和鳴引伸其義邕字伯喈亦卽本卷阿詩醜醜醜喈喈爲義然匏葉詩一作雍雍鳴雁異文又作噍噍作噍噍嵇康游仙詩傳咸斑鳩賦則借作邕邕段玉裁說文注引卷阿詩亦作邕邕喈喈蓋卽以邕之名字定漢人傳詩文字本如此耳實則借邕爲醜由隸寫趨於簡易邕習魯詩亦必魯文省作邕因以定名但作雍正爲本字非誤字也

陳留留人也注國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今地詳曹褒傳

不寢寐者七旬集解官本考證曰

案官本下脫作十旬三字

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

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禪所克任哉案漢世族葬邕母冢

富卽在祖園故得歸美

妙操音律

柳從長曰御覽五百七十七引後漢書云邕好琴道以

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

靈跡每一曲製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異之今  
傳無此文案此等神親自不可入史范書固無卽眾後漢書亦  
未必有直是御覽轉鈔之謬耳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  
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本屬寓言而注文選者不見引此事也邕於建寧三年已入仕  
京師五年卽爲熹平元年據袁紀邕方爲司徒掾固無由作青  
溪之游製三年之曲融時年八十一引疾告歸  
久矣與邕及允卓仕宦皆不相接故尤不可信

釋誨集解沈欽韓曰

至文炳

此引文心雕龍雜文篇語

天網縱

官本網作網

君臣士崩注右執白旄而麾之

官本注無而字

合從者駢組流離注流離光彩貌也

官本注貌作見乃兒之義

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注速速方轂至轂祿也

官本注此二方猶竝轂均作轂是

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注易豐卦上六云

官本注云作曰

泗濱之石注泗濱浮磬注曰

官本注曰作云



綽有餘裕

官本裕作裕非

下獲熏胥之辜注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

官本注此

二熏均作薰是

夫九河盈溢

官本無夫字

百歲之久

官本久作後是

倕氏興政於巧工注倕舜之巧人也

案注之當作時

建甯三年辟司徒橋元府集解洪頤煊曰司徒當作司空至司空

橋元爲司徒

柳從辰曰袁宏紀建甯五年正月魏元初辟橋元爲司徒府屬司徒橋元爲司徒

當改司徒爲司空案邕或於三年辟司空府及元轉司徒仍以邕爲掾則司徒乃司空之誤否則三年乃四年之誤必有一誤

出補河平長集解錢大昕曰

至

河平蓋平阿之誤

洪亮吉日及兩漢河南郡皆有

平縣疑此文河字下脫南字案平阿與平爲令爲長無考若河內郡之河陽陳國之新平東海郡之陰平則皆長也所誤當不

過一字且果爲平則傳當書平邑長既無兩平亦無繫郡之理洪說尤與傳例不符

文學多誤

官本學作字是

立於太學門外注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

官本注一丈作二丈

堂有作堂

前皆是

及工書鳥篆者注所以摹印章也

官本注無也字

並待制鴻都門下

至

制書引咎詰羣臣各言政要

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

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詰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避詔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案唐書武后謂員半干曰宜留待制此待詔改待制之始實諱嫌名也本書章紀之稱制或宮傳之矯制皆改未盡者也

臣自在宰府注宰府謂司徒橋元府

官本注府下有也字

郎中張文集解惠棟曰

案惠上脫劉攽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甯我人案救當作救甯

出尚書凡三十一字

所曰督察姦枉

枉原諱杜錢大昭曰杜當作枉已據改官本不誤

餘皆枉撓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撓

柳從辰曰此惠所據北宋本作撓故補注正之也今關本官本

皆原作機  
自不誤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注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子貢當作子  
夏官本不誤

豈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改作及茲作滋

謹案據續志此注作改作茲皆不誤惟黃龍五年官本及續志  
皆作元年宣帝崩於黃龍元年無五年此作五明誤又未至頭  
而止官本注同據志作未至頭而上知之是也注誤上爲止又  
脫知之二字耳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志文本有歲字陽平亦  
作平

蜺螿雜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柳從辰曰東觀記虹蜺見御座  
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鬪問之對

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豈與揚賜同諡金商門崇德署密對災  
異本以虹蜺畫見爲主已詳楊震傳又豈集載詔問者七事一  
天投蜺二白衣人入德陽殿三雌雞化雄四月蝕地動諸災皆  
五星辰錯繆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及武庫屋壞亦以虹蜺爲  
第一

前者乳母趙嬈注嬈音奴鳥反

官本注  
奴誤女

伏見廷尉郭禧

柳從辰曰禧  
袁宏紀作信

曹節於後竊視之後原謂復錄大昭曰復當

皆側目思報官本目或

實屬宛奇不及陟班案邕僅自承實屬張宛李奇或

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及經典羣書宜摭官本注宜上

集解王鳴盛曰至其爲脫落甚明案邕全書並見續律厯志論

章懷就當時所有者言之並非邕書辭也

遠跡吳會注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官本注常伏滔長笛賦序云

柯亭之觀序原譔子亭原譔事據伏序正解云柯亭觀之

比往而酒曰酣焉官本酒作主鏡大昭曰闕本作主案主

三日之間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三月之間是也獨酣之理

臺之理案既云周歷則是已歷三官非未拜而又徙官自不可

也以日計作月固較長但後論云信宿三遷則范本文似仍作日

集解惠棟曰至章懷避諱改作持書柳從辰曰袁宏紀及書

治書惟初學  
記仍作持書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

錢大昭曰上文已言初平元年則此初平二字衍

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

至葬於此  
柳從辰曰河南通志邕墓在

時年六十一

案上文光和元年召邕詰狀邕自陳有云臣年四十六有六迄初平三年誅董卓而邕下獄死則年甫六十

無六十一也故錢大昭侯康皆謂傳誤

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

官本間作闕

銘

柳從辰曰文心雕龍銘箴篇云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護朱穆之鼎全有疏通之美焉

連珠

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傅元敘連珠曰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

章表

沈銘彝曰邕薦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當由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

累如此